

重溫前面講的。成立大乘是佛說的八個理由當中，第三個理由叫做「不行」。那麼世親菩薩他就解釋：大乘佛法非常的深奧廣大並非「忖度人」所能夠信受解了，更何況能夠依之修行呢？這個地方「忖度人」是指聲聞這種小乘的佛弟子，因他們以狹小的智慧去思量揣測大乘佛法，所以稱之為「忖度人」。由於大乘佛法的義理非常深奧廣大，不是這種小乘的佛弟子狹小的智慧所產生的分別思量所能夠信受解了的，更何況能夠依大乘法去修行、去實踐？不可能。小乘行者的智慧因為狹小，對大乘佛法的道理不能理解，更何況透過大乘佛法來修行實踐這個菩薩道，乃至最終成佛嗎？那當然是不行的。這是前面所學習的內容。

其次，接著《莊嚴經論》說：

「外道制諸論，彼種不可得，是故不行。」

「制諸論」中的「制」這個字就是自造的意思。「彼種不可得」，這個「不可得」是指裡面並不存在這種大乘深廣微妙的法義。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外道所造的種種論，當中不存在大乘深廣的法義，在佛法內部來講，小乘的佛弟子尚且沒有機會信受解了，更何況依之修行。若再從外道的角度來看，外道所造的這些邪知邪見的理論，當中是不存在大乘深廣的道理，因此外道本身也不能夠依之去修行實踐，乃至通達解了大乘深廣的道理。所以這裡告訴我們，大乘的道理，不但聲聞不能夠信受解了，外道也不能夠信受解了。

世親菩薩由此引導出一個結論：

「由彼不行，故是佛說」。

就是由於聲聞跟外道，他們的智慧——包括外道的邪知、邪見、邪分別，還有包括聲聞小乘這種狹小的智慧——不能夠了知大乘深廣的道理，因此更能證明大乘必定是佛所宣說。這裡所說的「不能了知」，包括外道的邪知邪見與顛倒分別，也包括聲聞小乘狹小有限的智慧。他們都無法真正理解大乘深廣的道理，更遑論依之修行實踐。

反過來說，如果外道他能夠瞭解大乘的道理，能夠實踐大乘的道理；或者說聲聞、獨覺也能夠瞭解，也能夠修行實踐大乘的道理；那這樣子一來，你說大乘非佛說或許還講得通。為什麼？因為連最普通的人都能夠瞭解大乘在講什麼，那麼究竟是誰說出大乘，好像也顯得沒那麼了不起了。

就好像說今天有一個人，他講了一段話，結果小孩子聽了之後他懂了，或者說一個特別愚笨的人他聽了之後也懂了。而且他所謂的懂，是真的懂你所講的這個話裡面的意思。那麼我們可以想像，連一個小孩子都能夠懂的事情，或者說甚至一個很愚笨的人都能夠懂的事情，你會認為講出這個話的人有什麼了不起嗎？講的這個內容有什麼深奧之處嗎？沒有。就一般

的小孩子、愚笨的人都能夠瞭解了，可見這個話的內容不是那麼樣的高深；既然內容不是那麼樣的高深，講這些話的人自然也未必有多麼高明。

相反地，如果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或者說他是教授、博士，然後他講出一套很深奧的理論，那麼這一套深奧的理論，小孩子聽不懂，愚笨的人也聽不懂，那我們就可以從中知道，這套理論必定非常的高深，而能夠講出這套理論的人也不簡單。

同樣的道理，從大乘深廣的法義來看，小乘佛弟子聽不懂，外道當中更不存在這樣的道理。正是由於小乘、外道都不能夠了知這樣的道理，我們反而更能確定，如此深廣道理必定是佛所宣說。因為唯有智慧高超的人，才能夠講出這樣的道理。所以，除了佛，還有誰能夠有這樣的高超的智慧，能夠講出這樣的深奧道理呢？沒有嘛。

所以，《莊嚴經論》便是從這個方向來推論、引導出：由於大乘的道理不是聲聞、外道所能瞭解，所能修行實踐，因此可以知道這必定是佛說——這是《莊嚴經論》當中所說的第三個理由。

成唯識論對讀補充：釋不行

三、非餘境故。大乘所說廣大甚深，非外道等思量境界，彼經論中曾所未說。設為彼說，亦不信受。故大乘經非非佛說。

述曰：

《莊嚴論》言「不行」故，謂聲聞智不能行故。

大乘理教廣大甚深，外道、小乘思量不及，故不為說，彼經論中曾所未說。設為彼說，亦不信受，根器小故，非彼境故。如阿陀那識中頌。

應立量云：「大乘經是佛語，許非餘外道等境、契經攝故，如《增一》等。」

不言「契經攝」，即大乘論為不定失。

又阿陀那識前已成有，故今為量：「除彼識教外，諸大乘經皆是佛說，許諸聲聞所不聞信、契經攝故，如阿陀那識教。」

又彼《論》言：「有五因故，彼忖度人不得入大乘境。一、有依故，智依教生，非證智故。二、不定故，有時有處有異智生故。三、緣俗故，忖度世諦，不及第一義諦故。四、不普故，雖緣世諦，但得少解，不解一切故。

五、退屈故，諍論辨窮即默然故。大乘智，無依，有證智，乃至終無退屈。

故大乘經理非忖度人境。」

彼言「忖度人」，即聲聞、外道。

然彼復言：「前三因，建立大乘雖是佛說，然今釋迦如來不說此法。」

接著我們就要看補充講義的部分，我們上次最後有講到：假設大乘是佛說，為什麼聲聞、外道等不信受、不好樂、不能夠聽聞大乘呢？因此在《成唯識論述記》當中，窺基大師就說，因為聲聞、外道他們對大乘經沒有一種廣大殊勝的解了。因此就引導出接下來要學習的內容。

「三、非餘境故。」

《成唯識論》成立大乘是佛說的七個理由當中，第三個就是「非餘境」的緣故。

那什麼叫做「非餘境」？所謂「非餘境」，是指大乘的法義，除了菩薩與佛之外，不是其餘的眾生（有情）智慧的境界所能夠了知的。

所以論中說：

「大乘所說廣大甚深，非外道等思量境界，彼經論中曾所未說。」

意思是說，大乘所宣說的道理是極為廣大、極為深奧，因此不是外道，也不是聲聞（小乘）等這些有情，以他們這種分別心所能夠了知的境界。

我們有情就是這樣子，我們的心各有其相對應認知的境界。好比說眼識攀緣色塵境界，耳識就攀緣聲音，乃至我們的第六意識就能夠了知種種的法。然而必須明白，智慧的深淺，就關係到我們所了知境界的深淺。智慧淺的人所認知的境界就淺，智慧高深的人所了知的境界也就相對高深。

所以說，大乘佛法既然所說的道理是廣大甚深，就不是外道、小乘有情以狹劣分別心所能夠思量、所能夠了知的境界。也正因如此，在外道與小乘的經論當中，從來不曾宣說這樣的大乘深義，這就叫做「曾所未說」。外道有外道所造的種種邪知邪見的理論，小乘同樣也有小乘的經論；然而在這些外道跟小乘的理論當中，過去從未宣說過如此深廣的大乘法義。

接著論中又說：

「設為彼說，亦不信受。」

意思是說，假設我們為外道、為小乘宣說大乘深廣的道理，他們也不會相信，也不會去接受的。即使向他們開示，他也不相信，也不接受，反而會誹謗。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佛陀說法是隨順眾生根器而說，所以佛也就不跟這些眾生開示大乘法。佛陀說法隨不同根器而說，因此大乘深廣的道理是不會對這些不信受的有情而宣說的。那誰不會信受呢？也就是外道還有小乘。當然，這裡是撇開佛菩薩示現的情況來說。假設這個外道、這個聲聞其實是佛菩薩的示現，那又另當別論，當然他也是佛陀開示大乘法的對象。好像大薩遮尼乾子是菩薩示現，因此也會為他說大乘法。又有些阿羅漢本身也是菩薩示現，自然也能夠聽聞、受持大乘佛法。這些都屬於特殊情況。普遍來講，外道、小乘多半是不信受的。

因此最後得出結論：

「故大乘經非非佛說。」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這個大乘經並不是「非佛說」。換句話說，你認為大乘經「非佛說」，現在告訴你不是這樣子；恰恰相反，並非大乘經非佛說，大乘經實在是佛說。因為只有佛陀才有辦法講出這種高深的道理，而且高深到你們這些淺智慧、狹隘的智慧都不能夠了知。

這是《成唯識論》當中，成立大乘是佛說的第三個理由。

其次，「述曰：」

就是窺基大師針對這一段《成唯識論》的內容要解釋。

首先他講：

「《莊嚴論》言「不行」故，謂聲聞智不能行故。」

也就是說，第三個理由在《莊嚴經論》當中就叫做「不行」，而《莊嚴論》所說的「不行」就是指聲聞等小乘的智慧不能行入大乘深廣之理，所以就叫「不行」。

因此，「不行」主要是指聲聞，當然也包含外道。他們這種分別心、這種狹小、這種很淺薄的智慧，不能夠行於大乘深廣的道理。

這裡可以用大海來作比喻。大海非常的深廣，那種體型小的有情，或者說包括像我們這種陸地上的生物，能夠潛到海底嗎？根本做不到。只有像鯨魚這類大型海洋生物，才有辦法潛入到很深，乃至到海底。其次，又有一些陸地生命或者說有一些物種，即使牠能入海但頂多也就留於海的表面而已。這個比喻就是說：聲聞的智慧，對於佛法道理的認知，往往僅限於表面很淺的部分，至於真正深廣的大乘法義，則不是他們所能通達的。

因此窺基大師接著說：

「大乘理教廣大甚深，外道、小乘思量不及，故不為說，彼經論中曾所未說。」

大乘的道理與教法極為廣大深奧，因此外道也好，小乘也好，以他們的思量分別心及微小淺薄的智慧，所不能「及」。「及」就是到達的意思，也就是說，小乘、外道這種思量分別的智慧是到達不了大乘深廣的層次。因此，在佛的時代，便不會為這些眾生宣說大乘深法。也正因如此，在外道與小乘的經論當中，「曾所未說」，也不曾有大乘深廣道理的宣說。也就是說，佛在世的時候，為小乘的眾生說小乘法，不會講到大乘深廣的法義。所以到了後來結集經典乃至造論的時候，自然也不會在小乘經論中看到有大乘深廣道理。連小乘的經論都看不到，更何況是外道呢？

接著又說：

「為彼說，亦不信受，根器小故，非彼境故。」

即使勉強為他們宣說的話，他們也不會相信，也不接受，也無法去受持大乘深廣的法義。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根器小」，無法容受大乘深廣道理。就好像一個容器很小，那裡面能夠裝的東西就不是那麼多。同樣地，這些外道、小乘的根器小的緣故，大乘深法就不是他們的境界所能夠了知、所能夠容受的。

然後呢，窺基大師他就舉《解深密經》中「阿陀那識」的例子，來證明這個道理：

「如阿陀那識中頌。」

在《解深密經》當中，有講到一個「阿陀那識」。在《解深密經》的《心意識相品》中，就有講第八識阿賴耶識的道理。那麼在講完阿賴耶識的道理之後，佛在最終結尾的地方就有講出這個偈頌：「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

這個偈頌前面是有很長的一個篇幅的長行，都在講阿賴耶識以及阿賴耶識當中這個種子相關的道理。《解深密經》當中他是把阿賴耶識稱為「阿陀那識」。其實，阿賴耶識有許多不同名稱，或者叫做一切種子識，或者叫做異熟識，或者叫做阿陀那識，乃至《攝大乘論》中所說的「所知依」。講述完阿賴耶識及其中種子的道理之後，佛陀最後說出這一首偈頌，而這首偈，則是對其義理的總結。

「阿陀那識甚深細」，是說阿陀那識的道理非常的高深微細。

然後，「一切種子如暴流」。這個字，讀作「瀑」或者「暴」都可以，如果讀「暴」的話，就跟這個暴惡的「暴」是一樣的意思。阿賴耶識當中所熏習的一切雜染法的種子，就如同「暴流」。這個水在流動的時候很湍急，就叫做暴流。經中長行部分，其實是用大海水來比喻，好像大海水高低起伏、落差很大。阿賴耶識當中的種子就如同大海波浪高低起伏流轉相續，就叫「一切種子如暴流」。當然這個部分還是要依《解深密經》裡面長行的內容會比較詳盡。不過，我們現在這個地方的重點在後兩句：「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這裡的「凡」，是指凡夫；「愚」，則是指聲聞等小乘行者。佛陀說，對於凡夫與聲聞，我不直接為他們開示宣說阿賴耶識的道理。因為在以往《阿含經》等小乘聲聞法的地方都不曾講過阿賴耶識，即使是有，也是「密意宣說」，以隱密、含蓄的方式間接表達，而非直接明說。這一點，在《攝大乘論》當中就有提到。佛在小乘的經當中，並沒有很明確地說有一個「第八阿賴耶識」，而是用一種很隱晦的方式來隱密地講。那為什麼佛不直接了當、明顯地來開示宣說阿賴耶識呢？就是恐怕這些眾生（凡愚的有情），當他聽聞阿賴耶識的道理之後，就會起一個虛妄分別、顛倒分別，執著阿賴耶識就是「我」。眾生本來就有一個「我執」，現在一聽聞有一個能持種子、相續不斷的阿賴耶識的道理之後，就很容易誤認：原來阿賴耶識就是所謂的「我」。

佛法說「無我」，本來就是要讓我們去除我執，結果一旦這些人聽聞阿賴耶識的道理之後，

又把阿賴耶識執著為我，就更加深他們的我執，這樣便與佛法「無我」的宗旨相違背，萬萬不可。因此，這些凡愚有情，並不適合聽聞阿賴耶識的道理，所以佛就不為他們開示宣說。

所以窺基大師他在這個地方就引用這段《解深密經》的偈頌做舉例。在《解深密經》這首偈頌當中，就明確提到不為這些凡愚眾生講阿賴耶識，因為他們聽聞之後會有顛倒錯誤的執著。由此也可以推知，如同阿賴耶識的道理，還有很多這種廣大甚深的道理，佛同樣的也都不跟他們講。所以要明白：凡是不屬於他們的智慧所能契入的境界，佛便不為他們宣說。

其次，窺基大師說：

「應立量云：『大乘經是佛語(宗)，許非餘外道等境、契經攝故(因)，如《增一》等(喻)。』」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應當要來建立一個「比量」，應當來建立一個邏輯推理。依照佛法因明的推理方式，基本上是三段式結構，宗、因、喻。

首先是「宗」，也就是所要成立的主張。

窺基大師先提出：「大乘經是佛語」，大乘經是佛說的，這相當於我們先提出一個結論、一個命題，作為整個推理所要成立的主張。

其次第二個叫做「因」，也就是原因理由。

窺基大師他提出什麼原因理由？他說：許非餘外道等境、契經攝故。

意思是說，我們應當要承認大乘經它不是外道、小乘等所能了知的境界，同時，它又屬於「契經」所攝。「許」就是指同意、認可的意思。也就是說，我們應當要同意、要認可大乘經所宣說的深廣義理，不是外道、小乘等的思量智慧所能夠所能企及的境界；此外，還必須再加上一個條件，我們也要同意大乘經是屬於「契經」所攝。

因此窺基大師在提出主張的理由時，他是提出兩個理由來成立其論證：一、大乘經它不是外道與小乘的境界；二、大乘經是屬於契經所攝。

接下來第三部分就是「喻」，也就是比喻例證：

窺基大師他提出什麼原因理由？他說：如《增一》等。

這裡是以《增一阿含經》等作為比喻，《增一阿含經》只是其中一個比喻而已。因為《增一阿含經》是佛說的，同時也屬於契經，所以它與前面所提出的主張與理由有相似之處。《增一阿含經》是佛說的，並且也是屬於契經所攝；其次，《增一阿含經》雖屬於小乘法教，但是它是小乘佛弟子所能夠理解的一個境界，也不是外道邪見的境界。

那麼，窺基大師成立這個邏輯推理，主要就是要強調：既然大乘經不是外道、小乘所能了知的境界，而且它又是屬契經，那麼它作為佛所說這一點是沒問題的；就好像《增一阿含經》既是契經，也是佛說，是沒有問題的。因此，透過這樣的因明推理，所有的大乘經是佛說是講

得通的。

就像剛剛說的，假設大乘經只是普通人隨意就能瞭解的話，那它或許真有可能是普通人所杜撰。因為普通人寫出一個普通的理論，大家自然也都聽得懂、都看得懂、都能夠了知。若是如此，你說大乘經不是佛說，或許講得通。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實際上，大乘經裡面的深廣道理不是普通人所能夠了知的。這裡所說的「普通人」，不只是凡夫、外道，甚至包括小乘聖者在內。小乘當中即使有的已經入聖位、證阿羅漢，但他們的智慧也還是不能夠達到了知大乘深廣的道理。因此我們便能反過來推知，可見除了佛說以外，還有誰能夠講出這樣高深的大乘法義？沒有人了。所以可以合理推論：大乘經是佛說。

接著窺基大師又特別說：

「不言『契經攝』，即大乘論為不定失。」

這句話非常重要。意思是說，如果在前面的理由當中，不多加「契經攝」這個但書，那就變成「大乘的論」也會包含在裡面，就會產生因明上的「不定過失」。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只講「非餘外道等境」這樣的原因理由而不多加「契經攝」的話，那就變成「大乘的論」也會包括在內。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大乘論既不是外道的境界，也不是小乘的境界，可是這個大乘論是佛說嗎？不是嘛。

我們前面講過，什麼叫「不定」的過失。「不定過」者，就是你所提出的主張跟所提出的理由，兩者沒有邏輯的必然關係。如果你用「非餘外道等境」這個理由要來論證大乘經是佛說的話，那問題來了。因為大乘論典同樣不是外道、小乘所能理解的，可是大乘論卻不是佛說。也就是說，「非餘外道等境」這個理由，它可以連接到大乘經，也可以連接到大乘的論，因為大乘經跟大乘的論都不是外道、小乘的境界所能理解的。可是大乘經是佛說，但是大乘的論卻不是佛說，因為大乘的論是佛滅度之後菩薩為了解釋經而造的。那就變成「非外道、小乘的境界」這個理由，既可以套用在大乘經，也可以套用在大乘論。然而，大乘經是佛說，大乘論卻不是佛說。這就變成「非外道、小乘境界」並不能必然推出「是佛說」這樣的結果。也就是說，和「是佛說」或「非佛說」沒有決定性的邏輯必然關係，因此就構成了「不決定的過失」。因此就必須在原因理由當中再加上一個但書——「契經攝」這句話。假設不多加這個「契經攝」的話，那就變成人家會反駁說：你提出的原因是「不定」的，因為你提出的原因只講「非外道、小乘的境界」，大乘論也不是外道、小乘所能理解的境界，可是大乘論卻不是佛說的；這就變成「非外道、小乘的境界」跟「是佛說」沒有必然關係。

所以我們再加上一個「契經攝」的話，就變成把整個原因限定在「經」的範圍了。大乘經不只是非外道、小乘所能了知的境界，而且大乘經也是契經的一部分。「契經」者，佛所說的

法契合於真理、契合於眾生的根機，所以就叫「契經」。因此當講「契經攝」的時候，必定是限定在「經」的範圍內。假設不講「契經攝」，就變成有可能是「經」也有可能是「論」。但是一旦加上「契經攝」的話，就把原因理由限定在「經」當中，就撇開「論」這個部分。雖然論也是屬於非外道、小乘所能了知的境界，可是論卻不是契經。佛說的經才是契經，菩薩造的論不是契經。因此要明白，窺基大師之所以特別加上「契經攝」，就是為了讓整個因明論證更加嚴密，避免產生邏輯漏洞。也就是說，如果採取佛法因明這種邏輯的方式，你要把可能會產生的過失盡量地排除，不要讓人家抓到破綻。因此加上「契經攝」是整個推理當中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免被挑出毛病。

其次，窺基大師又以阿陀那識為例建立第二個比量，也就是另一個佛法因明的邏輯推理。

因為這份補充資料是依據《成唯識論》中與《莊嚴經論》相關的部分截取出來。而在此之前，《成唯識論》其實已經論證過阿陀那識是真實有的。因此窺基大師另外做一個佛教的邏輯推理，既然阿賴耶識已經成立為真實有，那麼宣說阿賴耶識的教法，自然也是真實不虛。

那窺基大師又怎麼說呢？

「又阿陀那識前已成有，故今為量：『除彼識教外，諸大乘經皆是佛說（宗），許諸聲聞所不聞信、契經攝故（因），如阿陀那識教（喻）。』」

首先提出主張（宗）：

「除彼識教外，諸大乘經皆是佛說」這句是宗。

意思是說，除了前面已成立的阿陀那識的教法以外，一切的大乘經也都是佛說。這個叫「宗」，這是我們先提出的一個主張。這裡所謂「彼識教」，主要是指前面已經成立阿陀那識是真實有。因為前面《成唯識論》已經透過種種理論，成立阿陀那識是真實有。既然阿陀那識是真實有，那麼宣說阿陀那識的教法，當然也是真實不虛。

那有哪一個教法講出阿陀那識呢？也就是《解深密經》。《解深密經》當中有講阿陀那識的教法，我們透過理論已經把阿陀那識、阿賴耶識成立為真實有。因此，阿賴耶識的教法既然是真實不虛，必定是佛說的，那麼除了阿賴耶識、阿陀那識的教法（也就是解深密經）之外，其餘的大乘經我們都可以說是佛說的。這就是這個比量當中的「宗」。

接著提出理由（因）：

「許諸聲聞所不聞信、契經攝故」。

意思是說：因為這些大乘教法，都具有「聲聞所不能聽聞、不能信受」的特性，而且又都是契經所攝。在《解深密經》當中，佛就明白地告訴我們，他不為聲聞、不為凡夫講阿賴耶識的教法。代表阿賴耶識的教法是聲聞所不能夠聽聞、所不能夠信受的。其次呢，阿賴耶識的教

法本身是在《解深密經》當中講出來的，因此阿賴耶識的教法也是契經所攝。

因此窺基大師便提出理由，因為阿賴耶識的教法是聲聞、凡夫所不能夠聽聞、所不能夠信受的。《解深密經》當中就講，「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我不對凡夫愚痴的有情講。為什麼？恐怕他們聽聞阿賴耶識之後，就會認為阿賴耶識叫做「我」，所以我不為他們講。既然不為凡夫、聲聞講阿賴耶識，他就不能夠聽聞阿賴耶識的道理，也不能夠信受阿賴耶識的道理。其次呢，《解深密經》本身講阿賴耶識的道理，它又屬於契經。

所以，窺基大師他就提出一個主張說：除了《解深密經》講阿賴耶識的教法是佛說以外，其餘的大乘經也是佛說。為什麼？因為《解深密經》跟其他的大乘經都有一個相同的原因，都是聲聞、凡夫所不能聽聞、所不能信受，而且他們也都是經。

第三部分則是比喻（喻）：

「如阿陀那識教」。

這個叫比喻，就是拿相似的法來做比喻。就好像我們剛剛所舉的那個阿陀那識的教法。因為一開始我們便主張，除了阿陀那識的教法以外，所有的大乘經都是佛說。就如同阿陀那識的教法是佛說，其他的大乘經也都是佛說。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有共同點：第一，都是聲聞所不能聽聞、所不能信受解了；第二，都是契經所攝。

所以這個地方，窺基大師便藉由阿陀那識的教法（也就是解深密經），再次建立一個邏輯推理。整個推理的核心就在於，因為前面已經把用理論來成立，來證明阿賴耶識是真實有；既然阿賴耶識是真實有，那麼講阿賴耶識的《解深密經》也必然是真實不虛，也必定是佛說，這一點是沒問題的。因此在成立阿賴耶識（解深密經）是佛說之後，我們就進一步依此作為標準，再提出一個新的主張，除了《解深密經》之外，其餘的大乘經也都是佛說。因為它們與《解深密經》一樣，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契經所攝，他們都是聲聞、凡夫所不能聽聞、所不能信受解了。

因此，這個等於是窺基大師另外提出的一個推理，進一步論證：諸大乘經皆是佛說。

接者窺基大師再引用《莊嚴經論》中「不行」的五個原因。

「又彼《論》言：」

所謂「彼《論》」，就是指《莊嚴經論》。我們在之後會再詳細學習這一段內容。《莊嚴經論》這一段內容，是承接前面所說第三個理由「不行」，進一步加以說明。

《莊嚴經論》中說：

「有五因故，彼忖度人不得入大乘境。」

這個《莊嚴經論》當中就提出五個原因，告訴我們這種小乘、這種外道，以一種狹小的智

慧要去思量大乘，是「不得入大乘」這樣廣大深妙的境界。也就是說，五個原因理由，所以小乘跟外道是不得入大乘深廣的境界。

第一因：有依，有所依。

「一、有依故，智依教生，非證智故。」

第一，「有依故」。

有所依，什麼意思呢？「智依教生，非證智故」。

意思是說：小乘的智慧是從佛說的教法而出現的，「智依教生」；並不是依靠自身內在證得的正智而生，「非證智故」。小乘的智慧離不開佛說的經，他要聽聞佛說的經才能夠生起智慧，他並不是像佛菩薩有一個內在無漏的智慧來證得真如法界，來通達一切法。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裡所謂的小乘聲聞主要是指凡夫位的小乘聲聞，不包含阿羅漢。阿羅漢雖然是聲聞，但是阿羅漢本身對於大乘法，他即使聽不懂，他也會信受大乘，不會說大乘非佛說。因此聲聞當中只有「凡夫」的聲聞，凡夫的小乘佛弟子，才會說大乘非佛說。

因此，小乘的佛弟子當中，假設他是這個凡夫的話，那他的智慧是怎麼來的？就是因為聽聞小乘法才引發智慧。所以才說他的智慧是依止在小乘的教法而生的，離開小乘的教法他本身並沒有獨立生起智慧的能力。他不像佛菩薩這樣的聖人有一個內在無漏智慧，這個叫「證智」。因為佛菩薩有無漏內在所證得真理的這個智慧，就能夠入大乘的境界。所以說，小乘的凡夫佛弟子，他的智慧只是依止於小乘的教法而生，他就沒有辦法來入大乘的境界。入大乘的境界是要有無漏的無分別智，唯有這種智慧才能夠證入大乘深廣的境界。

（以上影音內容第9講）